四庫全書

史部

東觀漢記卷二十二

列傳十七 列女 外裔

鮑宣妻

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而驕富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

歸侍御服餙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案鮑宣已見班書此篇以補其闕范書列女傳襲之

江伯姊

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鎌欲自割

匈奴南單于

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案范書本傳此為建武二十四年事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鬬

西域

永元二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甕

東觀漢記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觀漢記卷二十三

載記

劉玄

案載記之名為史記漢書所未有此本書創例也劉知幾史通題目篇云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古今正史篇又云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記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攷新市平林發難最先公孫述削平獨後史通舉此以包載記之終始則知其他專兵竊據者當盡列諸載記故今自更始而下以類編入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

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屈鳧茈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爭訟遂推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間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于伯升然漢兵以新

市平林為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立壇城南淯水上詣伯升呂植通禮經為謁者將立聖公為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為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昂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于是諸將軍起聖公至于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于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為更始元年光武為太常偏將軍破二公于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及伯升即日皆物故光武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慙長安中兵攻王莽斬

首收璽綬詣宛更始入便坐黄堂上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得為之更始北都雒陽李松等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物及中黄門從官至雒陽闗中咸想望天子更始遂西發雒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更始至長安居東宫鍾鼓帷帳宫人數千官府閭里安堵如舊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媿恧俯刮席與小常侍語郎吏怪之更始納趙萌女為后有寵遂委政于萌日夜與

婦人歡宴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責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所置官爵皆出羣小三輔苦之被服不法或繡面衣錦袴諸于襜褕案姚之駰本作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袛衣錦袴又作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襜褕罵詈

道路為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為之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官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傭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雒陽人韓鴻為謁者更始二年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其冬赤眉十餘萬人入關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赤眉引兵入上林更始騎出廚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呼更始當下

拜城更始下為拜謝城乃去至高陵光武聞更始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為淮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為長沙王仍許來降（案此下有闕文）上璽綬赤眉乃封為畏威（案此下脫一侯字）赤眉（案此上下均有闕文）謝祿曰（案此上當脫去張卬等謂四字）三輔兵侈欲得更始一旦失之（案此下有闕文）詔鄧禹收葬霸陵

公賓就（案公賓就中屠志皆更始所封陳遵為更始大司馬護軍沒于更始存時故編其後）

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案班書王莽傳庚戌更始元年十月三日也范書光武紀則以誅莽為九月事）杜虞殺莽于漸臺（案杜虞班書作杜吳）東海公

賔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申屠志

申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為潁陽侯

案志范書不載更始傳有申屠建封平氏王而以非劉氏辭王封者乃朱鮪也此文疑誤

陳遵

陳遵

案班書游俠傳遵字孟公杜陵人

使匈奴詔賜駮犀劍

劉盆子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書符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

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案范書本傳盆子太山式人）三人居中央（案三人謂盆子及其兄茂與前西安侯劉孝）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將軍三老等皆稱臣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懼啼泣從劉俠卿居（案范書本傳盆子初在赤眉軍中屬右校卒從劉俠卿主芻牧牛僭位後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朱絳單衣平頭赤幘直綦履盆子朝夕朝俠卿禮之數祠城陽景王（案城陽景王即朱虛侯章也盆子乃其裔孫樊崇等以巫言景王大怒而立之）使盆子乘車入長安得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

內拔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赤眉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餘萬人肉袒降奉高皇帝傳國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赤眉 案樊崇等皆劉盆子臣故編其後

琅琊人樊崇字細君起兵于莒同郡東莞人逄安字少子東海臨沂人徐宣字驕稚謝祿字子奇及楊音各起

兵數萬人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别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陽城逢大雪士卒多凍死光武作飛寅箭以攻赤眉赤眉平後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斗

吕母

案吕母范書附劉盆子傳故今編赤眉傳後

海曲有吕母其子為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吕母家素富豐資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吕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

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呂母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

王郎 案范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

宫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 案范書本傳初王莽簒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偽易他人子以故得全云云此即王郎惑衆之辭也

知命者侍郎韓公等 案范書本傳趙繆王子林立郎為天子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

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敘賴知命者將護朕躬云云此即檄中語而稍異者蓋范書乃節錄之文　王郎遣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遣際戟延請入軍威稱說實成帝遺體子輿也上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乎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

毋樓且渠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内因興等故能廣畧邊郡

蘇茂

蘇茂陳留人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陸與劉永相會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案范書本傳容作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有名于邊容貌飲食絶衆是時單于來朝當道

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徒為雲中太守寵為漁陽太守容貌絶衆案此恐即寵父容事而搽掇者誤屬之寵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柰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寵妻夢羸袒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蟆𧍯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詔討寵者封侯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刦寵寵時齋獨在便坐室中晝卧子密等三人縛寵着牀板告外吏大王解齋

吏皆便休又用寵聲呼其妻入室見寵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寵物一奴守寵寵謂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今解我縛當以女珠妻若小奴見子密聽其語遂不得解子密收金玉衣物使寵妻縫兩縑囊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詣子后蘭卿所其開出弗稽留書成即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西入上告朝廷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為不義侯

張豐

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盛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敗當斬猶言肘有玉璽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秦豐

秦豐邔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治元年起兵攻得邔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

蔡陽兵合萬人

鄧奉

光武以鄧奉為輔漢將軍奉拒光武瓜里　寀范奉岑彭傳建武二年帝遣吳漢代南陽諸賊漢軍所過多侵暴時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據淯陽反三年帝自將南征破斬之

龐萌

龐萌山陽人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黃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

自將兵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隗囂

隗囂字季孟天水人也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為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民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為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

土堦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儒從其言以王莽簒逆復漢之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璽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割牲而盟光武與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託驥之尾得以絶羣囂故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

水完富士馬最强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光武賜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岑彭與吳漢圍囂于西域敕彭書曰西域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為白漢圍

囂囂窮困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將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時民饑饉乃噉弩煮履建武九年正月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腹脹而死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光武于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案此六句當是序中語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述之先武帝時以吏二千

石自無鹽從馬成帝末父仁為侍御任述太子舍人稍增石為郎初垣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宗成自稱輔漢將軍述攻成大破之副殺成降蜀郡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横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隙覇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為蜀王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食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

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餘里戰士不下百萬衆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為之聲聞于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有龍出其府殿中

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稱尊號自立為天子改元曰龍興造十層赤樓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案范書本傳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平陵人荆邯以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有前人之迹立錐之地于戰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愈于坐而滅亡臣之愚計

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絶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内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揺兾有大利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説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

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

隗囂敗述懼欲安其衆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改名白

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

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出

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

矣漢兵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

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

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于市橋偽建旗幟鳴鼓

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

尾得出

延岑 衆岑與田戎皆臣於述故編其後

延岑字叔牙筑陽人 衆范書公孫述傳作南陽人 岑衣虎皮襜褕宿

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絳罽襜今宿客疑是乃發

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

田戎

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

義戎將兵陷夷陵義自稱黎邱大將軍戎自稱掃地大將軍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案范書岑彭傳建武四年戎聞秦豐被圍刻期日降而妻兄辛臣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戎疑其賣已遂不敢降後為岑彭所破亡降公孫述

銅馬等羣盜

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

東觀漢記卷二十三

東觀漢記卷二十四

佚文

案本書單文碎句無篇可歸者別為佚文編次如左

元始元年拜王舜為太保　案以下三條俱姚之駰本此見班書王莽三年莽從弟本書載此當是徵引及之也

丁明代傅喜為大司馬亦任事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策免明上印綬還第　案此見班書佞倖傳賢謂董賢本書當亦引及

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唏哉案此見虞世南北堂書鈔未知何帝詔文

後漢有南宮北宮承光宮也案以下二條俱永樂大典本此見北堂書鈔與後漢有沛宮一條均非史體疑是他書之文而誤題本書者

霍光薨賜繡被百領案此條見北堂書鈔

元年營造明堂靈臺辟雍此即明三事不同也案此條見歐陽詢藝文類聚攷范書光武紀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漢儒多以明堂辟雍為一所此其辨晰之語未知何人所陳

漢有沛宮甘泉宮龍泉宮太一宮思子宮後漢有胡桃宮

案此條見徐堅初學記

栗駭蓬轉因遇際會

案以下六條俱見文選李善注

太史曰忠臣畢力

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

北裔寇作無鷄鳴犬吠之聲

千里無烟火

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

詔書令功臣家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案以下二條俱見太平御覽

揚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案本書與范書異同者具見於李賢注李注中所引

本書原委分明或其文別為他書所引可採錄互證者皆已散見各篇其僅摘半語或一二字不可句讀者統編於後若本書有明文而范書刪落者附焉

范書光武紀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李賢注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營州西南別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也

范書和帝紀永元四年夏四月詔收捕竇憲黨射聲校尉郭璜下獄死李賢注郭況子東觀記璜作瑝

范書和帝紀永元九年撣國重譯奉貢李賢注撣東觀記作擅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一年復置右校尉官李賢注東觀記曰置在西河鵠澤縣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十一月行幸緱山登百岯山李賢注即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岯東觀記作坏

范書和帝紀元興元年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注東觀記曰右扶風雍地裂流俗本雍下有州者誤也

范書安帝紀永初四年夏四月六州蝗李賢注東觀

記曰司隸豫兖徐青兾六州
范書安帝紀元初四年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兩水
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方今案比之
時郡縣多不奉行李賢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
之時爲驗戸口次比之也
范書安帝紀延光四年春三月帝崩立章帝孫濟北
惠王壽子北鄉侯懿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
北鄉侯犢今作懿蓋二名

范書順帝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作樂器隨月律李賢注東觀記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典

范書桓帝紀建和元年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李賢注東觀記曰江舍及李堅等

范書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及於羅亭破之李賢注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

范書清河孝王慶傳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且復須留李賢注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范書鄧訓傳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李賢注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胡也

范書吳漢傳漢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

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菆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

范書賈復傳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范書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車師後王安得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馳赴之安得

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李賢注東觀記曰脫帽
趨抱馬蹏也
范書耿恭傳三月至玉門李賢注玉門關名屬敦煌
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東觀記曰
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
范書耿恭傳恭母先卒及恭自車師還追行喪制有
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李賢注據東觀記馬
嚴也

范書本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繇偉鎮淮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李賢注東觀記繇作淮

范書蓋延傳蘇茂周建將貢休舉蘭陵城降董憲閻之自刻圍休帝敕曰可直往擣刻則蘭陵必自解李賢注東觀記擣作

范書耿純傳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欲以惑衆建武二年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勞勉收揚純至真定

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凡細各擁兵萬餘人李賢注

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

范書任光傳更始之雒陽以光為信郡太守及王郎

起郡國皆降之光獨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

李賢注東觀記扶掫縣廷掾

范書任隗傳隗子屯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李賢

注東觀記勝作騰

范書王常傳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

專命誅賞李賢注東觀記曰誅不用命封拜有功

范書王常傳又别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李賢注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

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十八年卒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黄嗣黄卒子壽嗣李賢注東觀記黄字作箕也

范書竇融傳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李賢注東觀記續漢

書並云寧武男

范書竇融傳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李賢注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印等曾慙而去郡

范書來歙傳歙父仲哀帝時為諫大夫李賢注東觀記仲作沖

范書來歙傳建武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李賢注東觀記曰宜西鄉侯

范書馬援傳建武十一年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不可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李賢注東觀記曰梁統也

范書梁冀傳初冀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李賢注東觀記友作支

范書馮勤傳勤孫由尚平安公主李賢注章帝女也東觀記作安平皇后紀又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

同未詳孰是

范書馮衍傳衍作顯志賦曰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東儀李賢注嫖字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嫖亦譏刺意衍賦又曰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李賢注東觀記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衍賦又曰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李賢注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本賦下文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

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為秀恐失之矣衍賦又曰揵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李賢注揵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案今本汲冢周書作大人枳維卿無維公公枳四字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國案今周書作枳維國枳字上闕一字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

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

范書丁鴻傳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李賢注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案范書郡國志揚州廬江郡有尋陽縣各州所部無郡名尋陽者魯陽亦縣名隸荊州南陽郡此疑有誤

范書丁鴻傳竇憲擅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上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李賢注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作先節俗本作失節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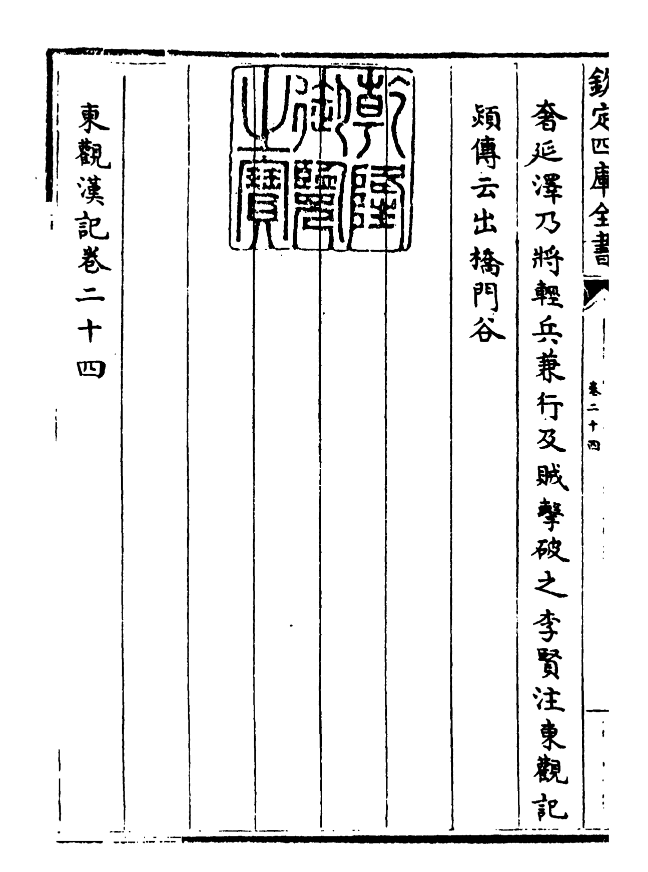
范書班超傳建初八年疏勒王忠反超攻忠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時月氏新與康居婚超乃使月氏王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居損中遣使詐降於超超偽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李賢注損中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

范書鄧彪傳元和元年策罷太尉鄧彪詔河南尹遣

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李賢注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

范書魯恭傳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因此遂盛夏斷獄永初九年恭上疏諫曰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李賢注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

范書段熲傳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



沓延澤乃將輕兵兼行及賊擊破之李賢注東觀記

頻傳云出橋門谷

東觀漢記卷二十四